

## 2013 年「歷史記憶：新史學觀點的歷史教材設計」第一次讀書會

導讀人：何思謎

時間：2012 年 3 月 8 日

導讀文章：Pierre Nora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英文譯者：Marc Roudebush

### 壹、作者簡介

Pierre Nora 出生於 1931 年 11 月 17 日，法國當代著名史學家。曾先後任教於巴黎政治學院（IEP）、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以研究法國國家認同與記憶聞名。1977 年之後成為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部主任。曾榮獲法國多項榮譽及獎項，2001 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Academie francaise）院士。

主要著作有《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Les Francais d'Algerie*, 1961）、《歷史之製作》（*Faire de l'histoire*, 1974）、《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 1984-1992）、《公共歷史學家》（*Historien public*, 2011）等。長期受到法國肯定，獲獎包括：法國國家歷史大獎（1993）、法蘭西學院哥伯特獎（1993）、法國國家圖書館路易絲維茲獎（1991）以及普世狄德羅獎（1988）等。

### 貳、內容簡介

本篇為作者所編之《*Les Lieux de Mémoire-記憶所繫之處*》一書之導論。該書共 3 卷 7 冊，於 1984 年至 1992 年之間陸續出版，收錄上百位學者之 135 篇文章，5000 多頁文字。第 1 卷以《共和國》為題，僅 1 冊，於 1984 年出版後立即引起法國各界熱切的回響；被視為一部深具「原創性」的法國史巨著，Pierre Nora 所提之 *lieux de mémoire*（記憶之處）一詞亦被數入法國字典中，成為重要的法語字彙。第 2、3 卷則分別為《國族》和《複數法蘭西》，探討法國之所以為法國之各種記憶所繫之處。

## 一、記憶與歷史 (Memory and History)

由於這一篇是 Pierre Nora 在 1984 年撰寫的，此時他的思想仍深受 Maurice Halbwachsh 集體記憶觀念的影響，以及記憶與歷史雙元立的觀念影響。因此，他延用了 Maurice Halbwachs 有關記憶是主觀的、個人的、情感的，也是多變的，以及歷史是實證、客觀、超然，追求理的，兩者是有差異的觀點進行論述。

本節作者就歷史與記憶之間的分野進行多重的討論。他認為當我們在探討歷史時，記憶即存在其間。當我們試著定義「歷史的進程」一詞時，就會發現經常是從現在快速的流動並進入一個美好的歷史過往。此時對一些事物一般性的情感或許會消失，但是過往經驗中的遺緒——殘留在溫暖傳統、沈默的風俗，祖先再現的經驗或遺風中，卻深植於歷史情感之中；且自我意識到有些事已經發生，是很早就開始且已經完成的一些事，而這就涉及到記憶。

我們談論這麼多關於記憶的事，只因為留下的記憶太少。從 19 世紀發展出來的傳統的歷史學，是一種理性的訓練與知識性的論述，並不足以涵蓋個人與過去之間的種種感性互動。這種歷史學與科學的取徑一樣，不論是訴諸於國族記憶或是某種社會心態的記憶，都與探知事物本身有關，都致力於掌握事物的真實存在。但是，之所以有記憶的空間(sites of memory)，是因為不再有記憶的真實環境(real environment of memory)。

記憶與歷史的差異，在於記憶是有生命的，它以己之名立身於社會生活之中。它會恆久的演變，打開記憶和遺忘的辯證之門，無意識的自我運作改變，容易受到操縱和盜用，容易長時間處於休眠狀態，但會定期復甦；而歷史則總是在重建那些消失的、有問題的、不完整的事物。

記憶是一個永恆的真實的現象，並與我們的現在緊密的連結；歷史則只是過去的再現。憶裝載於神聖的回憶、紀念之上；歷史，總是一再的顯露它平淡的、平凡的一面。歷史是想像的、相對的，其核心是一種批判性的論述，是和自發性的記憶相對立的，特別是國家的發展史，歷史已構成了我們最古老的的集體傳統：我們的典型的記憶的場域。從中世紀至今完整的法國編年史，整個傳統已經發展成為控制運動和自動的進一步深化記憶，重建一個沒有缺陷或有問題的過去。毫無疑問的，從 Roissart 之後，很少歷史學家能夠意識到他只是代表一個特定的記憶。

因此，他對法國社會的記憶所繫之處進行分析，認為在 19 世紀，社會及歷

史變遷還很緩慢，國家通過歷史的編撰藉以控制變遷。但是當國家認同的基礎，隨著國家權力的遭到侵蝕，原來靠記憶支撐的歷史，似乎只留下記憶的痕跡。而記憶的消失是由於我們失去了與過去的重要連結——記憶所繫之處。

## 二、被歷史捕捉的記憶（Memory Seized by History）

在這節中主要探討被歷史使用的記憶有那些，記憶所之處所指為何。

作者認為大部分人所認知的記憶基本上並不是所謂的記憶所繫之之處，而是歷史。我們所掌握的瞬間爆發的記憶，事實上終將消失在歷史的烈焰中。因為，這個記憶的探索只是某個人對歷史的一種追尋。

與歷史有重要聯繫的記憶主要有：文獻的記憶、責任或義務的記憶，以及遙遠的記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漸的這些記憶也會發展出新的形態，成為該地或該國的記憶所繫之處。

在歐洲，古典時代的文獻記憶主要來自於大家族、教堂和國家所產生的一些資料。在那個時候，一般大眾（如：最輕微的歷史人物或者是他的證人、配偶和醫生等）不覺得有必要記錄自己的感受，或寫下他的記憶。時至今日，不論是私有企業或公共當局都意識到保存專業檔案資料的重要性，檔案管理員甚至他們的工作本質就是維護其免遭破壞的一門藝術。然後，在短短的幾年中，記憶的物化已被大大的擴張、加倍增加、分散，及民主化。

然而，這個時代的當務之急是不僅要保存一切，維護每項指標性的記憶（儘管我們不見得知道那些記憶是具指標性），或是生產檔案。例如：法國社安全局保存的大量的生活記錄及資料。對我們而言，這種形式的記憶來自於外部，因為它不再是一個社會的實踐，我們將其內化為一種個別的制約。於是，從記憶到歷史的過程，需要每一個社會團體經由其歷史的復興，重新定義它自己的身份。記憶這項艱辛的的任務，讓每個人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這樣的歷史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超出專業史學家的範圍。

如：19世紀末由弗洛伊德發展出來的心理學，對歷史研究所產生的影響，讓歷史從人的心理層次，探索歷史人物或事件的成因；而整體心理化的現代記憶，則為人類帶來一個新的經濟的自我認同，記憶的機制和有關連性的過去，為另一種的歷史研究開啓新的契機。

由於作者本身是猶太人的後裔，猶太人長期缺乏書寫歷史的傳統，這種記憶

民族的特性，讓 Nora 正視記憶可以為歷史學帶來具有能量的國族書寫，但是避免落入國族主義的陷阱。除了文獻記憶外，Nora 亦重視另一種責任或義務的記憶，他認為這是一種對個別單獨的記憶承載的約束和潛移默化。如：猶太的記憶傳統，一切依賴經典、儀式、家族傳承來連繫個人與過去之間的種種感性互動。對他們而言，如果 1 什麼事物會被記得，那麼就是記憶本身。心理化的記憶，賦予他或她的救贖取決於不可能的一種責任或義務。

此外，還需要一種具現代化形態的圖像：遙遠的記憶。這主要是我們和過往有密切的關係，通過與過去的連結，我們讓最重要的自己萬古長存。諷刺的是，現代記憶最能展現它自己往往是在它遠離我們時。我們和過往的關係巧妙地建立在它的難解和它的消失，一個一個代表性的問題在原來的字義上，從舊的理想中再生，而完全不同於過去。

歷史學家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在於避免歷史僅僅只是歷史。現在的我們欠缺對歷史概況的一個全景現，我們和過去有明顯的疏離，從一個量變到質變的感知模式返回的史學家，幾乎遠離他的意志、傳統的對象，以及我們的民族記憶的共同認知。就像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家鄉，當跨越門檻後，發現自己的老家無人居住且幾乎無法辨認：同樣的祖傳遺物，但卻置於不同的光譜下；在同一個工作場域，卻負有不同的任務；同處一室，但卻有不同的角色。

因此，當史學已經進入認識論的時代，不可避免被歷史地吞沒了歷史的記憶，歷史學家不再是記憶的個體時，必須重新找回那遙遠的記憶，重新連結記憶所繫之處。

### 三、另一種歷史（Another History）\*

在這節當中，作者陳述以記憶所繫之處進行另一種有別於傳統的歷史書寫。

在作者的眼裏，記憶所繫之處是非常迷人的，因為它引人入勝而深具複雜性，簡單卻又曖昧不明，既天然又人工，是一種可感知或感觀卻又極度抽象的建構。記憶所繫之處是物質的、象徵的，也是功能性的。如：檔案館雖是放置檔案資料的地，但是當它在人們的想像力賦予象徵光環時，就會變成記憶所繫之處。

構成記憶所繫之處是一種記憶與歷史之間的遊戲，兩者之間會互動並擦出火

---

\* 本節部分翻譯文字參照自戴麗娟（2012）所譯之**記憶所繫之處**一文。

花。如果缺乏記憶的意圖，那所謂的記憶所繫之處就與歷史所繫之處無異；而如果歷史、時間、變化沒有介入的話，就會失去記憶所繫之處，而成爲如同紀念碑的簡單歷史沿革。因此，記憶所繫之處令人著迷的地方在於它具有化身變形的能力，能夠不斷死灰復燃。

所有決定過去如何出現於現在的事物，往往因時間、科學、夢想、某些人的記憶，使他們備受重視。如：1791年的法國憲法因有人權宣言，且奠基於記憶所繫之處，故其重要性遠大於其後之其他憲法。法國史當中，「革命年曆」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記憶所繫之處，因爲它不僅是一個歷史事件的記錄，更重要的是它成爲記憶所繫之處，因爲至今大部分的法國人仍受其影響，配合年曆安排生活。另外，「兄妹環法記」也是，因爲它不僅是一份法國常識清單、一個形塑認同的故事、一趙啓蒙之旅，更是法國人共同的記憶，因爲每一個成人在他小時候都曾聽過或讀過。

事件和歷史著作不是記憶與歷史的混合，而是歷史中不折不扣的記憶工具。歷史著作方面，只有那些以重新整理記憶爲主的，或重新整理過的記憶，寫成教學範本的歷史著作，才是記憶所繫之處。事件方面，只有兩種事件可視爲記憶所繫之處。一是有些微不足道、當時幾乎未受特別重視，但是在人們回憶歷史時，反而被視爲新事物而備受重視；一是某些事件發生時即被賦予某種重大象徵意義，且在事件進行時，事件本身已經預先自我紀念了。正是由於這種雙重歸屬原則，透過記憶所繫之處撰寫的歷史，成爲有別於傳統歷史書寫的「另一種歷史」。

總之，作者認爲記憶所繫之處是具雙重特性，它有某種程度的自我封閉及自我認同，卻又持對本身意義指涉之延伸保持開放，於是他們的歷史變得既平凡卻非凡。具有記憶所繫之處的歷史，是一門實作的藝術，一方面研究者與被重新觀察的研究對象之間重新連結，讓人有一種微弱的幸福感；一方面這種關連的程度，則端視研究者投入程度，能否覺知那種細緻、無法觸知、難以形容的關連。兩者的關係就像說話者和書寫者的關係，書寫者必須接受當中的疑誤，也無法拒絕說話者在真誠與謊話之間留下的話語。現在，誕生一種新的史學，這種史學來自於它與過去（另一種過去）之間的新關係。歷史，成爲一個自其時代深處抽離出來的不具真正小說特性的時代性真實小說，而記憶則晉升至歷史的核心。

### 參、議題討論

一、「我們」需要甚麼樣的歷史？

二、一種記憶所繫之處的歷史教材？

\*一種與記憶密切相關的歷史——大眾歷史（庶民歷史）